

黃浦灘第一桃色案

(三)

萬墨林

上海閩人黃金榮之七

半路上遇見王蓮英

閩瑞生本來就是個不經打的文角色，吃方阿三這一嚇，直嚇得魂不附體，混身都在簌簌的發抖。他一疊連聲央求的道：「阿三哥，有話好說，有話好說！」便在這兩個人鬧得不可開交時，越過方阿三的肩頭，閩瑞生忽一眼瞥見，車旁一盞搖曳生光的街燈下，閃出來一個苗條的身影。身影經過街燈，給燈光一照，讓閩瑞生看出來，來者正是住在小林黛玉樓下的王蓮英，無巧不巧，她偏偏在這個時候趕到。

當下，閩瑞生正急於脫身。他一見到王蓮英，誠所謂五百年前的風流孽債，忽的心生一計，決定誑一誑方阿三，他慌忙道：「快鬆手，我約好的那一位來了！」

這一下果真把方阿三唬住了。他立即鬆開了手，眼看着閩瑞生從容自在的下了車，畢直迎向王蓮英，兩人往街燈一站閩瑞生跟她親親熱熱的說：「二阿姐，如今妳也是紅得很了。這麼晚的天，妳還有遠堂差呀！」

王蓮英和小林黛玉雖同是長三堂子裏的姑娘

，只是「樓上」「樓下」身價大不相同。王蓮英長的也很美，但是她人老實，笨嘴笨舌不會說話，在生張熟魏跟前勾魂攝魄的功夫更差，因此她始終都紅不起來，在她的心目中，閩瑞生是樓上小林黛玉的潤客，何況他經常和身家億萬的朱五少汽車進，汽車出。她怎曉得閩瑞生竟是個「荷花大少」空心老倌，口袋裏的全部財產還不到十塊大洋呢！因此當她眼見閩瑞生垂青於她，跟她搭訕時，不由得了受寵若驚的感覺。她眉開眼笑的站停下來，螻首低垂，柳腰一擺，却又不合時宜的訴起苦來：「閩大少，什麼遠堂差呀！我是出局去的（出局，北里行話，被客人叫條子侷簷陪酒之謂，）出一個局，就拖到了現在，唉：」

那時節，閩瑞生那有閑功夫聽她的苦經呢，他一心只想找個小林黛玉的替身，幫他解一解圍，於是便直接了當的說：「二阿姐，今天天氣很好，我想請你兜兜風去，涼快涼快，好嗎？」

王蓮英在長三堂子裏的際遇，早已被閩瑞生一眼料中了。她一直是問津皆俗物，往來無潤客。兜風行香，向來挨不到她的份。可是在內心中

羨慕已久的。如今樓上的潤客「閩大少」，居然提出邀請，一部敞蓬汽車就停在自己的身畔，怎叫她不為之芳心竊喜，雀躍三千呢？王蓮英心雖想去，口裏却說：「大少，剛才太晚了，我不到黃包車，一跑跑回來，跑出一身汗。可不可以讓我先回去洗個澡，只要一會兒功夫就好……」

在王蓮英來說，她是唯恐自己身上濕膩膩的，會使「閩大少」有所不歡。殊不知，當時的閩瑞生却是心急如焚，他聽後大不耐煩的皺起了眉頭說：「算了，算了，妳這一身的汗，兜一陣風自然會乾，何必多費事，洗什麼？」

說畢，閩瑞生就拉起王蓮英的玉臂粗魯的把她推上車去。偏偏王蓮英又會錯了意，還以為閩瑞生心猿意馬，迫不急待，已經有點猴急了呢！她一邊輕狂的格格笑着，一邊順從的說：「好嘛！好嘛！大少。」

便借着閩瑞生推推拉拉的勢，一低頭鑽進了汽車。閩瑞生則與方阿三將錯就錯，方阿三忙坐上司機的位子，掌握駕駛盤。閩瑞生和王蓮英兩個雙雙的坐在後座，車門一關，汽車便風馳電掣

而去。

坐在汽車上，王蓮英一直以爲方阿三是閻瑞生的司機，當時閻瑞生無暇解釋，他心中正有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，因爲他對王蓮英的境遇，頗有相當的了解。如果說自己是荷花大小，那王蓮英便是露水美人，她頭上那些金飾珠寶沒有一樣屬於她自己。全都是她的老鴿出面情商，向專做這一行生意的人租了來，臨時充充場面的。一回到家就得全部脫下，物歸原主的。

串通強盜埋伏麥田

把王蓮英拉上了汽車，方阿三的那一關，誠然已經幸運渡過。可是將近徐家滙，只有閻瑞生心中明白，那邊的麥田裏面，還有一道嚴重的關口。他原先定計，是想把小林黛玉帶到曠郊野外，跟他臨時搭擋事先約定的地點。然後以汽車機件失靈爲由，停下車來，再由他的臨時搭擋從麥田裏一躍而出，持強下手行規，奪下小林黛玉手上那枚價值逾萬的鑽戒。可是，如今小林黛玉僥倖沒有來，反倒讓王蓮英做待宰的羔羊了，這難怪閻瑞生要寸心不安煞費躊躇。

深夜三時許，華洋雜處，紅塵十丈的黃浦灘，已經萬籟寂寂，夜涼如水。方阿三駕駛着那部野雞汽車，在寬敞坦蕩的大馬路上疾馳。閻瑞生滿心志志，王蓮英却如癡似醉。兜風行香，在她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的豪華享受，樓上的「潤客」居然「降尊紆貴」，移樽就教，更使她覺得心花怒放。她以爲這是她一個好的開始，借重「閻大少」的「財」與「勢」，很可能她也要竄紅了。

因此，她對閻瑞生特別的巴結，格外的溫柔，嬌軀和他緊緊相貼，不時的發出歡笑與浪語，忽而低低切切，忽而情話綿綿。在她來說，真是施盡了混身解數，但求閻瑞生歡喜，滿意。自幼命運多舛，半生歷盡滄桑，王蓮英那兒想得到，閻瑞生心正焦躁，真在躊躇着不知如何是好，因爲他正在引着她往絕路上走哩！

車抵徐家滙路了，兩畔麥浪起伏，黑影幢幢，當中夾着一條如砥大道。快臨近閻瑞生約好下手夥伴匿身的地點了，他幾經考慮，終於下定了決心，閻瑞生先命方阿三把汽車停下，前座駕駛的方阿三，愕然的回頭問道：「你要幹嘛？」

閻瑞生扯謊推說便急，他說他要下車小解。逗得他身旁的王蓮英輕狂的笑了。其時，閻瑞生正是心情沉重，因爲他這一下車，事關王蓮英的生死安危，只是王蓮英猶仍蒙在鼓裏毫無所知。閻步下汽車，才走了幾步路。麥田中，黑地裏，驀的立起一條黑影，那是閻瑞生事先約好，埋伏在麥田裏攔路打劫的江洋大盜吳春芳，一臉橫肉，兩隻賊溜溜的眼睛，身胚結實，長得驍悍雄壯。除了心狠手辣，殺人不眨眼之外，脾氣更是毛焦火爆，一發就不回頭。當下他一面迎向閻瑞生走來，一面老大不耐煩的在出口埋怨：「小閻，你怎麼搞的，到這會兒才來？」

閻瑞生一臉苦笑，壓低聲音告訴他說：「老吳，今天真不湊巧，小林黛玉臨時要出遠堂差，她來不了，跟我約好了明天再出來。這一碼子事，只有改期吧！」

吳春芳躲在麥田裏，已經等了很久，心中正

在煩躁。聽閻瑞生這麼一說，益發的不開心了。他沉下臉來，跌一跌脚，從牙齒縫裏迸出聲音來道：「小閻，你是存心在開我的玩笑？」閻瑞生見他光了火，忙不迭分辯的說：「吳老大，諒我怎敢跟你開這種玩笑？小林黛玉確實臨時有事不能來，你不相信，不妨問方阿三去！」

這時候，吳春芳和閻瑞生兩人正在並肩走向汽車，天際猶有黯弱的天光，野濶地平，依稀辨得清楚形影。吳春芳將要走到汽車後面，忽一眼瞧見後座裏坐着的王蓮英，他立刻止步，轉過臉來冲着閻瑞生，不悅的說：「小子，人明明來了，你還跟我說謊！說來像真的似的！」

未得大魚且吃蝦子

閻瑞生唯恐他認錯了人，貿然下手，忙道：「吳老大，吳老大，你別弄錯了。這個女的不是小林黛玉，她是王蓮英呀！」那知，吳春芳不甘心深更半夜白走一趟。他根本就不理會閻瑞生的分辯，一心急於下手劫財，一邊直往前走，一邊冷冷的說：「管他什麼王蓮英，李蓮英，她頭上手上戴得有首飾，皮包裏還有點錢，大魚不來吃小魚，小魚不來吃隻蝦也是好的。」

閻瑞生很是着急，他一把抱住吳春芳的胳膊，苦苦哀求的說：「吳老大，這個王蓮英可憐兮兮的，她戴的那些首飾，全是租來的呀！」

吳春芳使勁的把閻瑞生的手摔開，氣勢汹汹的道：「租來的？那我們就跟她打個商量，先借來用用吧！」

閻瑞生心知大事不好，可是他心中駭怕吳春

芳，拿他無可奈何。只得自站住了腳，情急而膽怯的在吳春芳的背後喊：「吳老大，吳老……」

那一頭，吳春芳却佯裝沒有聽見，他加快腳步，直奔向汽車。王蓮英正在等待閻瑞生，猛可間看見一個凶神惡煞般的大漢竄上車來，直嚇得魂不附體，全身都猛烈的抖擻起來，她尖聲大叫道：「大少，大少！」

叫聲驚動了坐在前座乾等的方阿三，他一回頭，見是攔路行劫，無惡不作的吳春芳，心中已經明白了大半，但他仍然驚異的喊了一聲：「吳老大……」當時吳春芳並不曉得方阿三是臨時跟了來好玩的！他以為閻瑞生一定已經跟方阿三商量過，約好一道來下手行劫。因此他以命令的口吻，簡潔的說：「快拿根繩子來！」

「繩子？」方阿三一愕，却馬上就會過意來，心裏又是駭怕，又是亢奮。推開車門下車，走到車後，打開行李箱，取出一根細行李用的麻繩，再走向吳春芳，抖抖索索的交到她手上。後座上的王蓮英，幾曾見過這種吓死人的場面？她整個人都嚇軟了，歪著嬌軀，半躺在座位裏只顧一疊連聲的在呼叫：「大少！大少！」

「不要喊！」吳春芳怒眉橫目，一聲叱喝，果然便將王蓮英吓住了，她張口結舌，作聲不得。眼睜睜的望着吳春芳，把一根麻繩往她的頸子上一套。她這才意味到吳春芳已萌殺機，自己的一條性命，業已危在頃刻。一發急，又激發出勇氣，拉開嗓門，便是一聲淒厲的悲呼……

「大少！」吳春芳是做案的老手，他按步就班，不慌不忙一根麻繩套住了王蓮英的粉頸以後

，他便咬一咬牙，開始辣手摧花。自己拉緊麻繩的一端將另一端，遞給呆立一旁的方阿三，又是短促的一聲命令：「拉！」

事後，方阿三在巡捕房裏痛哭流涕的說：「這是他生平第一次下手殺人。」他自己也給吓得魂飛魄散，一身癱軟，再怎麼都使不出力氣來，一連三次，吳春芳那頭用力一拉，他反倒手裏一鬆，讓吳春芳把繩子拉到他那邊去了。而那時候，王蓮英猶仍在垂死前極力掙扎，她不斷的扭動身子，嘴裏也在不歇的哭喊：「大少，瑞生哥，瑞生哥！」

吳春芳很不耐煩了。黑暗中，他狠狠的瞪方阿三一眼，開口就罵：「死人，一點用也沒有！」這一罵！反使方阿三回過了神來。心裏一明白，馬上就聯想起一件事：殺人劫財，按律要處死刑。他原本是不相干的。又何必不顧性命，來淌這灘混水呢？因此，他便怯怯的問吳春芳：「瑞生哥……瑞生呢？」

香魂一縷繩下喪生

吳春芳已經決心獨自一人，雙手勒死王蓮英，不讓她再又哭又喊的了。他騰出右手，接過方阿三拋落的那一端繩索，正要左右開弓，雙手使力，一下子置王蓮英於死地。耳裏聽到方阿三在問閻瑞生，便也提醒了他。黑道上做案，向來是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」憑什麼白白便宜閻瑞生，讓他置身事外呢？於是，他兩手左右一拉，用力恰到好處，使王蓮英閉住了氣，再也發不出聲來。然後，嘎聲嘎氣吩咐方阿三說：「閻瑞生

在麥田裏，你去把他叫來。」

聽到吳春芳這一聲吩咐，方阿三如逢大赦。夥同劫財，他確實很想分一杯羹，下手殺人，則大可由吳春芳和閻瑞生去做。將來萬一東窗事發，命案偵破，閻瑞生、吳春芳逃不脫死刑，他只消坐幾年牢罷了。因此，他急忙跳下車去，快步奔向麥田，很快的便找到了蹲身於地，兩手抱頭，正在嗚嗚哭泣的閻瑞生，方阿三將他一把拉起來，低聲的說：「吳老大叫你！」

閻瑞生窮極無聊，想發一筆橫財，垂涎小林黛玉手上的那只大鑽戒。他原先的設計，是想由吳春芳個人下手，連他自己都成為被劫者，神不知鬼不覺的，可以避免嫌疑，安然無事。他再也沒想到吳春芳早就打算殺人滅口。甚至於搶不到小林黛玉，為了王蓮英身上那百來塊錢的首飾，吳春芳也不惜悍然殺了王蓮英。這個意外的大變化，簡直把他給嚇昏了。吳春芳生性火爆，翻臉不認人，自己真是引狼入室，惹禍上身，既逃不掉，又走不脫。

無可奈何，唯有蹲在麥田裏嗚嗚的哭泣。耳朵裏聽到王蓮英的悲呼慘叫，於心難忍。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」，那一份深切的愧疚，如像尖刀一般在刺戳着他的心田。當方阿三來說吳春芳喊他去時，閻瑞生還以為方阿三已經勒死了王蓮英，叫他去分贓辦理善後的呢！所以他登時就發出一聲哀嘆：「二阿姐，我對不起妳啊！」

然後，脚步踉蹌，順從的跟在方阿三背後，跌跌撞撞的走到汽車旁邊。詎料，吳春芳是有心

叫他來一道下手勒死王蓮英的，王蓮英猶在鬼門關口徘徊。她睜大着眼睛，瞧見閻瑞生走過來了，滿心以為救星來到，便竭力掙扎的喊出一聲：「瑞生哥，救命呀！」

這一聲救命，宛如平地焦雷，把心虛膽怯的閻瑞生震得如中雷殛。他脫口驚叫了聲：「啊！」兩隻脚便似釘牢在了地上，混身都猛烈的抖戰，宛如風中枯竹一般。真正是三魂驚去了兩魂，七魄還剩下兩魄，閻瑞生被嚇成了半死人一個。

就在這時，吳春芳怪眼圓睜，窮凶極惡。他一伸右手，就把閻瑞生拉到王蓮英的身畔，將根繩頭往閻瑞生的手裏一塞，面目猙獰的道：「閻瑞生，擒虎容易縱虎難，如今這票貨已經認識你的真面目，除了送她上西天，讓她早死早超生，沒有第二條路好走！」

可憐那死到臨頭的王蓮英，錯把殺星魔頭當做了救命之人，還在熱淚漣漣，滿懷希望的聲聲喊着：「瑞生哥」呢？閻瑞生心知這便是他自己的生死關頭了，所謂逼上梁山，萬般無奈。只好咬緊牙關，狠一狠心，緊緊閉上了眼睛，手裏一使勁，吳春芳湊合着地再用力一拉，麻繩縮緊，王蓮英嬌軀閃過一陣痙攣，兩手兩脚齊同伸了幾伸。喉梗氣噎，逼着她張開嘴來，伸出殷紅的舌頭。再一陣的顫戰，一縷芳魂，直奔枉死城去了。

王蓮英慘死車中，閻瑞生手頭的麻繩一鬆，他張開了眼睛，一眼瞥見伊人死後的慘狀。觸目神傷，心摧膽裂，當下便雙手捂面，失聲痛哭起來。一時天良發現，痛不欲生，看在慣犯吳春芳

、方阿三眼裏，反倒覺得可哂，吳春芳猛力的把閻瑞生推開，罵了一句：「膽小鬼！」

然後便和方阿三兩人，將王蓮英頭上手上戴的首飾，一件件的剝下來。吳春芳還很公平的將贓物一分為三。方阿三則一面納贓入袋，一面指着車上王蓮英的屍首問：「吳老大，要不要我把車子開到河邊，綁塊大石頭，丟到江裏去？」

「用不着！」吳春芳搖搖頭，又一伸手，將閻瑞生橫拖豎曳的拉過來。硬逼着他，三人一齊下力，抱起王蓮英尚有餘溫的屍首，從車上抬到車下。再抬到高半人的麥田裏，就手一放。然後三人回到車上，吳春芳將閻瑞生應得的一份贓物，塞進他的手中，正色的說：「閻瑞生，殺人劫財，你樣樣有份。事情不洩漏出去，倒還罷了。萬一洩漏，你扳出了我或方阿三，槍斃、殺頭、上絞臺，你都有份，正好和我們做伴！」

閻瑞生懂得，這是吳春芳唯恐他把持不住，走漏風聲，特地對他施予警告的。當時他還在嗚咽哽塞，哭出嗚啦，他拋着簌落落的眼淚，向吳春芳連連點頭，表示他曉得了。這時候，吳春芳命閻瑞生、方阿三跟他一道上車，仍由方阿三擔任駕駛。汽車掉過頭，開回上海市區。為時已是晨光熹微，將近破曉了。

兩個幫兇六神無主

方阿三先把閻瑞生送回家，再把吳春芳送到他的住處，自己也回到家中去睡。

他在巡捕房審訊裏追悔不及，痛哭失聲的說：「我……我做夢也沒想到，自己會捲進這樁案

子裏。一回到家，躺到床上，閉起眼睛就看到王蓮英伸出了舌頭在掙扎。我怕死了，又懊惱得不得了，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。心裏就知道這下糟透了，連大門都不敢出。一直躺到今天下午三點鐘，嘖嘖的有人敲門，我心裏就在想，這一定是捕房裏來捉我的。打開門來一看，果不其然。我……就被帶到這裏來啦！」

說罷，方阿三又是放聲大哭。香車屍屍案已經由他源源本本，詳詳細細的招供出來。黃金榮還有兩名要犯亟待緝捕歸案，便揮揮手，命手下把方阿三還押。再派幾名手下，到方阿三供出的吳春芳住處，逮捕吳春芳。然後，他帶兩名巡捕，親自去捉閻瑞生。

當日，閻瑞生受了吳春芳的脅迫，拉住麻繩一端，縊殺了王蓮英。由方阿三駕車把他送回家中。閻瑞生一到家，他的太太一眼看到他臉色灰白，神情嗒喪，直挺挺的坐在椅子裏，兩眼流淚，一語不發。閻太太當時就嚇慌了，忙不迭的問道：「瑞生，你怎麼了？你怎麼啦？是不是中了邪呀？」

閻瑞生見他太太這麼關心，一陣心酸，羞慚交併。便不由自主的站起身來，突地跪倒在他太太跟前，號啕大哭的道：「太太，我對不起你，我對不起你呀！」

這麼一來，使他太太更是慌了手脚，急忙拉起來，善言相慰的道：「瑞生，瑞生，我們是夫妻，你為什麼要這樣說呢？」太太表現得越是溫柔，心有內愧的閻瑞生越發難過。他索性放聲大哭的說：「太太，我對不起你，我太太對不起你了

。我……我殺了人啊！」閻太太當下的這一驚，真是非同小可。她嚇得花容失色，足足的呆了好半晌，方才將信將疑的問：「瑞生，你……你是故意在嚇唬我？」「不，……是真的啊！」閻瑞生痛哭流涕的答道：「我……我真的殺了人啦！」

閻太太急切的問：「誰？瑞生，你殺了誰呀？」

「王……王蓮英。」閻瑞生哭着說道：「新清和坊長三堂子裏的一個姑娘。」接下來，閻太太心慌意亂的聲聲盤問，閻瑞生豪無保留的一一吐實。閻太太這才曉得，她丈夫果然闖下了滔天大禍。心中又急又氣，便也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。當時，閻瑞生只顧一疊連聲的痛切追悔，閻太太首先回神決心，她凝神想了一想，便一拉閻瑞生說道：「瑞生，走！我陪你去求五少去。只有五少能够替你想辦法，逃過這場橫禍！」

麥田艷屍案的主犯閻瑞生，在案發以後，回到家中，他早已心亂如麻，失却了主見，經一提醒，決定聽從乃妻的安排。於是他在太太的陪同之下，僱車前往朱葆三的公館，登門求見朱五少。殊不知，朱公館的管事已經接到了黃金榮的電話，一猜便知閻瑞生必定與香車艷屍案有關。因此，吩咐門房攔駕，說朱五少不但不見閻瑞生，而且還請他今後千萬不要再來。否則的話，五少就只有硬起心腸，把閻瑞生往巡捕房裏送了。

閻瑞生夫婦一聽，心知消息必已外洩，兩夫婦相對流淚，不敢回家，只得落荒而逃。朱葆三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，五少和他的幫閑清客

也都進了天主教。閻太太想起，青浦金山天主堂的洋神父，和朱葆三父子相當要好，不如逃到金山去或可托庇於一時。

天主堂裏暫避一時

於是閻瑞生夫婦雙雙逃到了金山天主堂，向洋神父懺悔認罪，請求收留。洋神父聽了閻瑞生的所作所為，唯有搖頭太息。祇不過礙在朱葆三父子的情面，又眼見閻瑞生栖皇皇，如喪家之犬。他勉強答應讓閻瑞生住幾天，却是有一個條件，他要閻瑞生親筆寫一封信給朱葆三，坦白供承自己的罪狀，請朱葆三指示他應該怎麼辦？洋神父的用意，原想朱葆三接信以後，一定會覆函閻瑞生，命他自首，接受國法的制裁。殊不知朱葆三德高望重，又有偌大的身價，他怎麼肯為個行凶劫財的閻瑞生引火上身。因此朱葆三對閻瑞生的哀哀上告，置諸不理。一連幾天等下來不見回音，洋神父祇好明告閻瑞生說：「你犯的這件事，已經無法可想了！」

由於閻瑞生夫婦在當天午前，便從朱葆三公館大門口，逕自逃到金山。因此，黃金榮親自帶人到閻家去逮捕閻瑞生，也就撲了個空。但是等他回到巡捕房，凶犯之一吳春芳，却先已被他的手下手到擒來。黃金榮仍舊親加審問，那吳春芳倒也痛快，當他聽說方阿三已經招供了，便也一一直承不諱。閻瑞生、吳春芳、方阿三夥同行劫殺人，鐵案如山，罪無可道，而且是在一日之內破的案。自難免報章競載，眾口騰傳，眾家老闖黃金榮，破案神速，人人稱讚不已。

但是主犯閻瑞生在逃，猶未就逮歸案，由於閻瑞生在上海「白相人地界」也小有名氣。人人曉得他是上海商會會長朱葆三的門下客，與朱公館有關，朱葆三財雄勢大，因而又引起了謠言紛紛，有人說朱公館決心包庇閻瑞生，而閻瑞生就躲在朱公館裏面，又有人說縱使黃金榮是黃浦灘上大名鼎鼎的眾家老闖，可是他却不能不買朱葆三的帳。居然還有人下了斷言，閻瑞生是絕對不可能會被逮捕伏法的。

上述的流言，越傳越盛，使黃金榮和朱葆三的一家子人，全部感到十分之困擾。謠傳誠然是謠傳，可是閻瑞生終未落網却是不爭之事實。黃金榮和朱葆三又苦於不便闢謠，唯一平息流言的辦法是早些把閻瑞生逮到。因此，黃金榮下令，偵騎四出，嚴密搜拿，就這麼忙碌緊張的過了幾十天。

終有一日，朱公館收到了閻瑞生乞援求救的信。依朱葆三的意思，就該立刻通知黃金榮，閻瑞生此刻在金山，請他派人前往捉拿。但是朱五少心腸很軟，不忍心經由自己之手而使閻瑞生落網授首。他求他的父親暫且壓下，只當沒收到閻瑞生這封信罷了。起先，朱葆三為愛子所動，倒也依允。可是往後謠言滿天飛，使他心中煩躁。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。」朱葆三認為再拖下去也不是辦法，他便說服了愛子，命管事的用間接方式知會巡捕房，閻瑞生正在金山天主堂藏匿。

黃金榮獲報大喜，他馬上就指派幹探，驅車直駛金山，捕房巡捕驅車抵達金山天主堂的時候，原以為洋神父還會包庇閻瑞生，有所阻難。然

而，當洋神父出迎，他劈頭就說：「列位，我以為你們早就會來了呢！」

槍斃三人觀衆如潮

幹探們順順當當的逮到了閻瑞生，上了手銬，押回捕房。又是黃金榮親自問案，閻瑞生除了失聲痛哭，對於吳春芳、方阿三所供承的罪狀，全部承認。於是，全案連同人犯，第二天便移送會審公堂。會審公堂開庭審問，消息傳出，簡直瘋靡了黃浦灘。市井百姓，北里名花，一大早就湧向會審公堂，去列席旁聽。將一座會審公堂的裏裏外外，擠得人山人海，水洩不通。審問之期，全上海的大報，莫不以頭條新聞地位，長篇累

牘，不厭其詳的刊載審問經過。三名凶犯，被拍了無數張照片，製版顯著刊出。在大上海，在全中國，一樁凶殺案被這樣的重視與渲染，那還是破天荒的頭一回。甚至於可以這麼說，有了閻瑞生殺王蓮英一案，中國報紙才有了社會新聞，桃色鈕司。

全案的二審定讞，吳春芳悍然認罪，方阿三力辯他並未參與殺王蓮英，閻瑞生則每次開庭都只有痛哭流涕，自疚自責。法官宣判，竟又爆出了冷門，大多數人以為方阿三罪不至於死的，然而，宣判的時候，法官卻朗聲宣佈：閻瑞生、吳春芳、方阿三共同殺人、搶劫，三個人同被判處死刑。

行刑之日，上海高昌廟刑場，當然又是人潮如湧，途爲之塞。黃浦灘上的人幾乎萬人空巷，傾城而出，都跑來看槍斃閻瑞生。湊熱鬧的人，不僅限於上海市，上海市附近的四鄉八鎮，隣近縣城，也有不計其數的人，專爲看閻瑞生伏法，乘船坐車趕到高昌廟來，淤滬鐵路火車頂上都擠滿了乘客。據老上海說，槍斃閻瑞生之轟動遐邇，吸引觀衆如此衆多，是爲上海開埠以來，繼盛宮保大出喪以後的第一件大事。所謂盛宮保就是遜清郵傳部尚書盛宣懷，此公一手掌握我國早期兩大企業，漢冶萍煤礦與招商局，稱得上是當可敵國，勢莫與京。他那一次出殯，好幾十年以後都被入津津樂道，引爲談資。

中外文庫 文 史 論 叢 全 一 冊

謝康教授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」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「略談英、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「俄國兩大大文豪的絕交」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「論諸葛亮」「屈原底追念」「秦始皇論」「談謝靈運」「論關羽」「韓愈論」「柳宗元論」「岳飛」「曾國藩論」「談彭玉麟」「李香君」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「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」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台幣壹佰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